

思想散论

长话短说

赵汀阳

“理解20世纪的精神财富
伦理学不是伦理
从中国经验到中国理念
有了一种全球眼光了吗
皇帝新脑还是新脑皇帝
关于后现代的一个非标准表述
人生圆桌”

长话短说

東方出版社

赵汀阳

「思想」
「散论」

长话短说

东方出版社

长话短说

责任编辑:陈亚明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顾杰珍
责任校对:吴海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话短说/赵汀阳.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1

(思想散论)

ISBN 7-5060-1510-2

I. 长…

II. 赵…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3391 号

长 话 短 说

CHANG HUA DUAN SHUO

赵 汀 阳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址: <http://01.peoplespace.net>

E-mail: 01@peoplespace.net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数: 198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ISBN 7-5060-1510-2/B·223 定价: 17.60 元

序

一个人或者本来就是或者永远不是哲学家。

希腊人早就知道智慧和知识是有所不同的两种东西,尽管有时候容易被混淆。赫拉克利特就说:“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否则它就已经使赫西阿德、毕达哥拉斯、克塞诺分尼和赫卡太智慧了。”老子有另一个角度的类似发现,他要求“绝圣弃智”。智就是知识,也就是对可道之道的知识(能够表达为规则和既定程序的知识),而智慧则是对不可道之大道的亲近(“道可道非常道”往往被错译为“可说的道理并非永恒的道理”,应该是“可以因循的道理并非永恒的道理”)。知识总是特定有效的(ad hoc),而既然人类的心灵并不是一大堆零碎的知识,那么就一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把各种知识、情感和经验编织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心灵,那就是智慧了。

哲学讨论所有的重要问题和观念,表面上好像是其实并不是在生产关于那些问题和观念的知识。科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等等才能够生产知识,哲学家也可以参与生产各种知识(假如有这样的才能的话),但是哲学真正要做的事情是思考如何使各种知识“艺术地”配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具有生态和谐水平的观念/知识体系,这样人们就能够更加和谐地充分地思考各种问题。简单地说,哲学想创造一种思想能力,而不是某种知识。

比如说,哲学并不是要获得“真理”这个概念的意义、各种定

义和用法,这些都只是背景知识,而是思考“真理”这个概念在观念/知识体系中适合于放在什么位置上,与之密切相关的应该是哪些观念,与其他观念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思想效果,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考虑的是由各种观念构成的思想画面如何才能够使思想的能力和魅力最大化。一个观念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比别的观念更加错误,它只是有可能被放在不恰当的思想位置上而破坏了思想画面的效果,就像是一步臭棋,或是一块愚形。某个观念落在什么位置上,就像某个棋子下在什么位置上一样。如果经济学家没有意见的话,我就想说,哲学是思想的博弈论。

哲学家都有自己的一些特别经验。

胡塞尔说他追求哲学的纯粹结果就像他小时候磨小刀,总是惟恐不够锋利,于是磨呀磨,有一天突然发现小刀磨没了。

维特根斯坦说他父亲是个生意人,而他的哲学也无非是想把能够算清楚的事情像算账一样一笔一笔地算清楚(当然,算不清楚的就是死账)。

我自己有种“实验的体验”(an experimental experience),不知道是否算是“格物致知”的一种。随便在什么地方,比如在路口,看着随便发生的一切事情,行人、汽车、堵塞、违规、罚款、骗子,要脸的人和不要脸的人。替所有事情着想,同时反对自己一贯的立场,慢慢地就会心智错乱地发现,所有事情的道理是如此互相矛盾并且自相矛盾,而又都非常有道理,所有的道理都是他人的。我想,这就是哲学家想知道的“真实”(the real)。

赵汀阳

2000,8,28

目 录

序	1
---------	---

第一部分 观念

千年观念故事	3
理解 20 世纪的精神财富	29
有意思的“大话”	40
公共事业和公共语言	48
标准	53
平面的语言和立体的思想	60
综合文本	64
伦理学不是伦理	80
解冻哲学	88
挥霍或者拯救感觉	96
从中国经验到中国理念	106
哲学的感觉	110
关于后现代的一个非标准表述	128
关于命运的知识	143

心事哲学	182
------------	-----

第二部分 书评

历史语法	199
有了一种全球眼光了吗?	205
两种故事,一种错误	209
人间正道是沧桑	213
形与势	217
哲学史的写法	220
福柯工作的暗示性	223
有人拒绝哲学	226
对技术社会恨得要命	229
皇帝新脑还是新脑皇帝?	232
道德的阴影	235
我们都有神经病	238
一本有个性的哲学史	242

第三部分 随笔

对“大事”的理解	247
毛泽东的理念设计手法	250
瞧罗素这人	257
向维特根斯坦同志学习	262
罗素和维特根斯坦	267
人生圆桌	270
1999 独白	280

第一部分

观 念

原书空白页

千年观念故事

(说明:由于本人缺乏关于伊斯兰和印度等文化体系的充足知识,因此这里的观念故事基本上是中西故事。特表歉意)

1. 传统和信仰的时代

1000 年时的中国是军事软弱的宋朝,但宋朝却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且有着当时第一流的科技和文化。毕昇的活字排版发明应该被认为是 1000 年来第一号文明成就。宋词和国画也可能达到了中国诗画传统的最精美阶段。相比之下,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的西方人战战兢兢但平平无奇地度过了被认为可能是世界末日的 1000 年。1000 年前似乎是西方文明的低谷,但慢慢走向辉煌;而 1000 年前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高峰,但却走向衰落。与此类似,其他东方传统文明也在近 300 年里衰落了。正如汤因比所编造的历史神话:多数古老的文明都死了,只

有西方文明保持活力,而中国文明虽然没死,也只是勉强维持。我们不喜欢这个缺乏美感的故事,但它略有几分真实,所以更令人不快。虽说成事在天,毕竟谋事在人。“谋事”意味着指导人们行为的观念是形成历史的最重要原因。科林伍德也指出,历史归根到底是心灵或观念史。

西方中世纪虽以基督教替代了希腊思想成为主流传统(类似于秦汉终结了中国百家争鸣时代),但也继承了不少希腊思想遗产。安瑟伦大概是西方近 1000 年里的头个思想家,他对信仰问题的论述虽妙,但基本上承袭数百年前德尔图良和奥古斯丁的思想。在德尔图良看来,信仰无需知识理由,知识的局限使我们不可能用知识去谈论心灵最深刻的追求,最深刻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absurdum)也即“荒谬的”,而“荒谬才需信仰”。奥古斯丁则进而认为“相信以便理解”,显然,只有相信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后才能理解世界的奇迹本性。这种纯神性的信仰思路一直到安瑟伦尚无明显变化。阿奎那通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经院思想家,他的贡献是建立一套逻辑的神学论证,以此证明基督教信仰不仅有非理性的精神魅力,而且恰好天然有着理性上的必然性,因此基督教从此又具有了世俗知识的普遍观念力量。由此可见为什么神学家们那么重视亚里士多德逻辑,他们似乎相信,如果能够为一个信条制造出逻辑上可接受的论证,那么它就是无疑的。中世纪虽然没有伟大思想,但却增强了逻辑训练,甚至由于迷信逻辑而制造出许多由于严格琐碎而变得愚不可耐的论证。这种逻辑主义的好处是保持了西方的逻辑思维传统的优势,坏处是助长了用逻辑代替真实的偏执思维。后来西方思想中一直存在着逻辑迷信,可能与此有关。20 世纪的分析哲学就经常搞成现代琐碎论证。其实用完美的逻辑表达出来的观念也

可能是妄想。

逻辑的最大意义或许还不在于推理产生的知识,更深层的意义应该是它对语言的改造。在逻辑“引力”作用下,语言会产生有着密切逻辑关系的概念系统,这样的语言比较适合用来形成和表达理论思维。西方强调逻辑和理论思维,因此形成逻辑性很强的语言,这可能是科学产生在西方的一个原因。古代中国虽有非常先进的技术,但缺乏逻辑性语言而没有形成科学理论。中国传统思想并非不合逻辑,只是思想重心和语言体系显然偏向文学。

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代表的中国宋明观念有时被认为是中国除先秦外的另一个思想高峰,被“现代新儒家”称为“新儒家”时代。这更像是现代新儒家自高身份的说法,把新儒家说成一个高峰好像因此就可证明现代新儒家也是一个高峰。宋明的理学和心学在史学意义上来说确是大事,但在思想学理上却非伟大进展。如果一种思想算是伟大进展,那么它至少要在“问题体系”、“概念体系”或“方法论和思维技术”中至少某一个方面上有所突破。可是理学和心学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没有重大的创造性突破,只能说是略有些新意的注解性工作。而且,理学和心学主要继承的是孟子一系的思想而并非完整的儒学,孟子的儒学视界比孔子就已差了许多。

与阿奎那的努力相似,朱熹和王阳明也试图把儒家原理证明成必然的天经地义,不过方法却十分不同,阿奎那靠逻辑论证,朱熹和王阳明则利用中国传统的文学性启示方法,即依靠类比、隐喻和心理暗示。这种文学性启示法灵活开放,本来自有其优越性,但用它来进行思想论证却用错了地方。果然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格物”并不能做到从“形而下之器”找出“形而上之

道”。王阳明也正因为发现格物并无所获,于是相信一切道理只需在心中求。可是求心更是飘渺。这里其实有着主观主义的两个基本困难:(1)内在心理过程无法证明自身;(2)无法有效地推论他心与我心的一致性。按维特根斯坦定理,如果缺乏外在标准,我就既不懂自己也不懂他人。而假如要坚持一种驳不倒的主观主义,就不得不放弃心灵间一致性的要求,可是这样的主观主义又没有任何实践意义。当然,王阳明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逻辑困难。心学和佛学一样强调内心领悟,但远不如佛学圆满,关键在于,佛学拒绝了俗世观念,因此开放了虽然不清楚但却天宽地阔的体会,而心学固执于一些特定的俗世要求,就很难想象和证明为什么自由广阔的心灵非产生儒家的世俗要求而不是别的世俗要求。不过中国的佛教和道家后来也世俗化了,就如今天的基督教俗得像个人道主义协会。

中国传统思想虽然重视心灵反省,但却是心灵的片面反省,总想把心灵定格为伦理之心。如此心灵未免狭隘单调,缺乏向所有可能世界和可能生活开放的倾向。当然中国传统心灵在某些方面有着极细腻敏感(如传统诗词所表达的),但缺乏怀疑精神和肆无忌惮的思想境界。虽然思想必须考虑现实约束,但肆无忌惮的思维是创造性思想的必要条件。儒家的心是压抑、呆板和单调的心。而道家和佛家的心虽自由且深刻,但又有着中国传统心灵的另一种局限性,即自由和深刻只属于私人心灵,只是私人生命的内心成就,因此这种私人生命的光辉或私人心灵故事很难形成人类性责任和公共价值。心灵的单调化和私人化是中国心灵的两个基本缺陷,因此中国传统思想没有能够塑造既有强大诱惑力又有公共效果的理念,也就无法形成精神总动员,更无法进而形成社会/生活总动员。当中国在 1840 年之

后遇到现代化的挑战时,由于文化上缺乏有力的理念而导致了精神的软弱和涣散。

2. 科学主义和资本主义

西方的现代化过程早在 300 年前就开始了,如把思想预热的时间算在内,则不止 500 年。现代性是 100 多年来不断被反思而仍然不清楚的问题。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后来的观念和社会革命的预热。文艺复兴有着艺术上的杰出成就和有趣的科学探索风气,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导致了心灵的全面开放,奇思异想因此成为可能。在重新发现古代的借口下,各种原来不能想不能做的事情变成可想可做的了。不过除了被认为鼓吹了冷酷的政治哲学的马基雅维利,文艺复兴并没有产生特别伟大的思想家。心灵的全面开放首先暗示着不能由信仰来定义什么是正确的,而必须由智力上的理由来定义。宗教的权威无形中受到打击。当然,由于人们长期相信宗教而并不希望摧毁宗教,因此,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颇得人心,他们只是反对坏的基督教制度和对圣经的坏的解释。其中对圣经解释权的重新解释可能有着极大的社会后果,新教相信,解释权不是教会权威机构的专利,而是每个基督徒的权利,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宗教改革促进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世俗化。不过后来人们发现,宗教的世俗化与其说是破坏了宗教的权威还不如说是拯救了宗教。社会学家韦伯诱导人们相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有着密切关系,不过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却怀疑这是夸张的解释。

文化的通常状况是因循或自我模仿,其逻辑格式是:既然一向是这样做的,并且一向可以自圆其说,那么,继续这样做的理

由大于无法预期的其他选择。可以想象,文化的革命性变化必须基于某种不同寻常的精神需求,而新的精神需求又基于社会/生活的大规模新问题的出现,只有当新问题把人们逼到不得不自我改变或者给予人们巨大的诱惑时,才会有文化革命。现代社会是一次文化革命,今天似乎又需要一次在不远将来的文化革命,这是后话。

文艺复兴打开了心灵的广阔空间,开始了各种探索和积累。其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是导致现代文化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则应该是无限商业化。科学技术首先带来许多幸福感和实惠,但是后来的无限商业化又毁掉了幸福感只留下实惠。科学至尊和万物皆商是现代社会最大的观念,是现代人集体创作的作品。科学和商业观念所以力大无穷,因为它们是物化的观念,而物质是最大的力量。如果说中世纪时思想是神学的仆人,那么现代思想就是物质的仆人。

科学在 17 世纪的成功对人们产生极大的诱惑,人们感觉到可能会有一种比古代思想和宗教更有力也更实惠的新世界观,这是科学崇拜的开始。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到牛顿大功告成,确立了牛顿式的科学理念。人们这样歌唱牛顿:“自然和规律在黑暗中看也看不清,神说要让牛顿来使万物得光明。”牛顿成了新的上帝。以科学为准的新思维是完全不同的新概念思维。罗素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会理解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阿奎那会理解路德,但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奥卡姆对牛顿会根本摸不着头脑”。牛顿只是个代表,在 17 世纪之后出现了许多伟大科学家,他们对各种事物的成功解释坚定了人们的科学信仰,尤其是使人们相信科学终将能对所有事情作出普遍必然的解释。这种信念的理论化就成为科学主义。当

然,假如仅有理论科学的辉煌恐怕还不足以使科学思维和观念获得普遍的社会支持,至少不会那么迅速,因为理论科学的解释毕竟空口无凭。符合科学规律的技术在生产实践上的惊人成功才是最后让人哑口无言的证词。如果没有技术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的现代化生产以及资本主义市场都是难以想象的。由于技术总是符合科学理论的,因此,尽管理论科学并非都能够经验地被证明,但技术的铁证可以使人推论地相信科学。人们歌唱牛顿其实是歌唱人类差不多能像上帝那样狂妄起来,这种心情是后来形成自以为是的“主体性原则”的一个重要背景。

在现代经验科学出现之前,科学更多的是指理性知识,以数学、逻辑和哲学为典型。培根天才地发现了除了演绎之外的另一种科学基础,即经验归纳方法论。尽管经验归纳本来就是经验科学的天然方法,但是,有没有经过理论化,是一件极大的事情,只有经过理论化才能使之日益成熟并且能够被自觉地普遍应用(就像亚里士多德把人们本来就有的推理方法理论化一样)。不过培根甚是偏激,他对数学评价很低,而且错误地以为先行假设是不重要的。可是越高级的科学知识就越离不开预先假设。“假设问题”可能是全部科学方法论中的根本难题,无论有了多么强有力的逻辑演绎方法还是经验归纳方法,知识生产的赌注最后都压在假设的合理性上,甚至逻辑和归纳法本身也基于一些纯粹的思维假设。另一个最有影响的现代思维先驱是笛卡儿,“笛卡儿式怀疑”成了一种经典的哲学思路,与培根对经验的偏爱相反,他偏爱纯粹理性,这主要还不在于他重视逻辑和数学,更在于他执着于找到确实不可怀疑的思维基础。他认为,人们过去总是太过轻易地把某些观念看做是基本真理,其实缺了一道最基本的工序,即任何事情首先都必须怀疑而后才能确